

谋杀狄更斯

(全2册)



熊猫君激发个人成长

目录

谋杀狄更斯.上

谋杀狄更斯.下

D R O O D
谋杀狄更斯 ①

[美] 丹·西蒙斯 著
DAN SIMMONS
陈锦慧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是什么使威尔基的天赋濒临灭亡？有个恶魔低声说：威尔基，使命在身！”

——A. C. 斯温伯恩

《双周评论》1989年11月

目录

- 第一章
- 第二章
- 第三章
- 第四章
- 第五章
- 第六章
- 第七章
- 第八章
- 第九章
- 第十章
- 第十一章
- 第十二章
- 第十三章
- 第十四章
- 第十五章
- 第十六章
- 第十七章
- 第十八章
- 第十九章
- 第二十章
- 第二十一章
- 第二十二章

第一章

我的名字叫威尔基·柯林斯。我将这份文稿的出版时间设定在我离开人世的一百二十五年后，所以我猜你没听过我的名字。有人说我天性嗜赌，他们说得一点儿也没错，所以亲爱的读者，我打赌你没读过也没听说过我写的书或剧本。或许你们这些一百二十五年后的英国人或美国人根本不使用英语，又或许你们穿着打扮像非洲土人，住在煤气灯照明的洞穴里，搭乘气球飞来飞去，可以像打电报一样互相沟通心念，不受任何口头或书写文字的限制。

即使如此，我仍愿意用我现有的财产(尽管微薄)和未来我全部剧本与小说的版税(想必也十分微薄)当赌注，赌你一定记得我的朋友兼昔日合作伙伴写过的书籍、剧本以及他虚构的人物。我那朋友叫查尔斯·狄更斯。

因此，以下的真实故事讲的是我的朋友(至少曾经是)狄更斯以及斯泰普尔赫斯特火车事故。那场意外让他从此惶惶不安、健康受损，也许有人会悄声补上一句：外加精神失常。这段真实故事描述的是狄更斯生命的最后五年，讲述那段时间里他对某个名叫祖德的人与日俱增的执著，如果祖德真的是人的话。此外，故事还涉及谋杀、死亡、尸体、墓室、催眠、鸦片、鬼魂，以及狄更斯口中所称“我的巴比伦”或“大烤炉”，也就是伦敦藏污纳垢的下层区域那些街道巷弄。在这份手稿里(如同早先的说明，基于法律与个人声誉问题，我有意封存这些文字，等我和狄更斯死亡一百多年后才公之于众)，我要答复一个在我们生存的这个时代没有人知道、所以没有人会提出的问题：“狄更斯这位举世闻名、备受爱戴与推崇的作家当真计划谋杀某个无辜人士，将他的尸首扔进生石灰坑里熔掉，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残余的骨骸和骷髅头藏进那间在

他童年回忆里不可或缺的古老大教堂的地窖？之后再将可怜的被害人留下的眼镜、戒指、领针、袖扣、衬衫饰扣和怀表等私人物品分批投入泰晤士河？如果真有其事，或者狄更斯只是梦见自己做过这些事，那么某个名叫祖德、近乎真实的魅影，在这些疯狂行为背后扮演的又是何种角色？”

狄更斯的那场意外灾难发生在1865年6月9日，那列搭载他的成功、平静、理智、手稿与情妇的火车一路飞驰，迎向铁道上的裂隙，突然触目惊心地坠落了。

我不清楚你们这些生活在那么多年后的读者是不是还在记录或传诵历史(也许你们弃绝了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这些古希腊史学家，不再纪年编史，永远活在公元0年)，如果你们的时代对历史还有那么一点儿概念，你就一定会知道发生在我们所称的“公元1865年”这一年的大事。其中某些事件在许多英国人眼中充满戏剧性，引发高度关注，比如美利坚合众国那场兄弟阋墙内战的终结。但狄更斯例外，尽管他对美国这个国家很感兴趣——毕竟他到过那里，也写过书描述那块土地(我不得不说，那些书实在不值得恭维)，更在这块昔日殖民地藐视著作权的混乱状态里披荆斩棘，千辛万苦争取到作品遭剽窃的赔偿，但他其实对那块土地遥远的北方与更遥远的南方之间那场战事兴趣寥寥。可是在1865年，也就是斯泰普尔赫斯特灾难的那一年，狄更斯确实有理由为他的个人生涯踌躇满志。

他是英格兰、也许是全世界最受欢迎小说家。英格兰和美国有很多人推崇他为史上最伟大的作家，除了莎士比亚外，也许再加上乔叟与济慈。

当然，我知道那根本是胡扯，可是名气这玩意儿诚如世人所说(我也这么说过)，会愈滚愈大。我曾经目睹狄更斯受困在乡间的无门茅厕里，长裤落在脚踝边，像迷途羔羊般哀求着要厕纸擦屁股。请见谅，在

我脑海中，那一幕比什么“史上最伟大作家”更历历在目。

可是在1865年6月这一天，狄更斯有太多理由自鸣得意。

七年前狄更斯跟他的结发妻子凯瑟琳分居。凯瑟琳显然在他们长达二十二年的婚姻里冒犯了他，只因她毫无怨言地帮他生下十个孩子，经历多次流产，一路走来既要忍受他的诸多埋怨，还得迎合他的突发奇想。如此贤内助必然深获狄更斯欢心，1857年某一天我跟他在乡间散步，途中浅尝了几瓶当地葡萄酒，狄更斯跟我聊起他心爱的凯瑟琳，说她“是我的宝贝，威尔基，她对我很重要。可是，整体来说，她迟钝如母牛，毫无魅力；肥胖笨重，没有女人味……像炼金术士熬制的汤药，里面只有空洞心灵、昏聩癫预、懈怠迟缓与自我沉溺，像一锅浓稠液体，只有靠她频繁的自怜自艾的长勺才能搅动”。

很可能狄更斯已经忘了自己说过这些话，我却牢记在心。

在他们的婚姻关系上，真正让凯瑟琳万劫不复的是那次的手镯事件。当年我们的舞台剧《冰冻深渊》演出结束后，狄更斯似乎(根本没有所谓“似乎”，他买下那个惹祸事物的时候我在现场)帮女演员爱伦·特南买了一只贵重手镯，没想到那个白痴珠宝商没有把东西送到特南小姐的公寓，反倒送往狄更斯在伦敦的住家塔维斯多克寓所。凯瑟琳因为这次的误送事件哀泣了几个星期，怎么也不肯相信那只是为了表达她丈夫对特南小姐光明磊落的敬意，感谢特南小姐在我们这出……不，是我这出……描述一场北极单恋的戏剧里惟妙惟肖地(坦白说，我认为她的表现勉强只能算称职)扮演了主角的心上人克莱拉·伯尔尼罕。

到了1858年，狄更斯还在向伤心欲绝的凯瑟琳解释，他说自己经常馈赠那些参与他的业余剧场表演的演员和工作人员，而且出手大方。在《冰冻深渊》演出之后，他已经送出几只手镯、几枚吊坠、一块表和一组三个蓝瓷衬衫饰扣给参与演出的其他人。这话不假。

只不过，他并没有爱上其他那些人，而他的的确确爱上了爱伦·特南。这点我很清楚，凯瑟琳·狄更斯也心里有数，只是，没有人知道狄更斯自己知不知情。狄更斯是个非常有说服力的小说家，更是地表有史以来最自以为是的男人，所以我猜他可能从来不愿意面对或承认他自己内心深处的动机，除非那些情感有如泉水般纯净。

这一回狄更斯雷霆震怒，他对瑟瑟缩缩(如果有损女主人的名讳，谨此致歉)的凯瑟琳咆哮怒吼，横眉竖目地说，她的无端指控侮辱了爱伦·特南纯洁无瑕的完美人格。狄更斯在情感上、爱情上或——我敢说——情欲上喜欢幻想自己对某位花样年华、冰清玉洁的女神殷勤体贴的无私奉献。可惜狄更斯想必忘了他那位婚姻濒临破碎的可怜妻子凯瑟琳也看了我们为《冰冻深渊》编写的滑稽剧《约翰叔叔》。这是我们这个世纪的惯例，在严肃的长篇戏剧之后上演一出短剧。在这出短剧里，四十六岁的狄更斯扮演年长绅士约翰叔叔，十八岁的爱伦·特南扮演他的被监护人。自然而然地，约翰叔叔疯狂爱上了那个年龄不及他一半的女孩。凯瑟琳想必知道，虽然描写失踪的法兰克林远征队故事的《冰冻深渊》的创作者是我，负责编写那出浪漫短剧并敲定演员阵容的人却是她的丈夫，而且是在他认识爱伦·特南之后。

约翰叔叔非但爱上了他受托监护的女孩，还赠送她(容我引用该剧脚本上的指示)“珍贵礼物，比如珍珠项链和钻石耳环”。

因此，当指名送给爱伦的手镯出现在塔维斯多克寓所时，处于怀孕生子空当的凯瑟琳从脑袋空空懈怠迟钝之中清醒过来，怒吼得有如一头肩胛骨被威尔士挤奶工人拿棍子猛戳的乳牛。

狄更斯的反应跟天底下所有心虚的丈夫一样，只是，这个丈夫碰巧是全英格兰与英语世界最受欢迎的作家，同时也可能是人类史上最伟大的作家。

首先，他强烈要求凯瑟琳正式拜访爱伦·特南与她母亲，让大家知道他的妻子对他没有半点怀疑，也未对爱伦心存任何嫉妒。本质上，狄更斯是在要求他太太公开向他的情妇道歉，至少是向他不久的将来的情妇(等他鼓足勇气做好安排)道歉。悲惨的凯瑟琳含泪应允，委曲求全地登门拜访爱伦与特南太太。

这却不足以平息狄更斯的怒火，他将他十个孩子的妈妈逐出家门。

他让长子查理去跟凯瑟琳同住，其他孩子都留在塔维斯多克寓所，最后举家搬进盖德山庄。据我观察，狄更斯很喜欢他那些孩子，前提是他们对言听计从，没有太多主见.....换句话说，一旦孩子们不再表现得像《老古玩店》里的小耐儿或《董贝父子》里的保罗·董贝或他笔下其他人物，他就对他们失去了耐心。

这桩丑闻当然余波荡漾，后续上演了凯瑟琳娘家父母高调抗议，狄更斯和他的律师们强行要求对方高调收回那些抗议，狄更斯威逼或误导公众言论，法律恫吓，难堪的流言蜚语，最后覆水难收，凯瑟琳被迫分居。至此，他完全拒绝跟她沟通，即使事关孩子的福祉。

这就是那位象征全英格兰乃至全世界“幸福家庭”典范的男士。

狄更斯的家还是需要有个女主人。他有很多仆人，他还有九个孩子，除非他想跟他们玩耍或抱在腿上拍照片，否则他不希望孩子来烦他；他得交际应酬；家里的菜单要有人审查，日常用品和鲜花的采买要有人负责；居家的清扫与整理需要监督；查尔斯·狄更斯不可以被这些柴米油盐的琐事绑住。请你理解，他毕竟是世上最伟大的作家。

狄更斯做了理所当然的抉择，只不过，在你我眼中也许不是那么理所当然。也许在我延迟出版这本回忆录的这个遥远的20或21世纪里，这确实是理所当然的事，或者根本已经抛弃了婚姻这种奇特又愚蠢的制

度，如果你们够英明睿智的话。你将会发现，我在有生之年里逃避婚姻，选择跟某个女人同居，与此同时又跟另一个女人生孩子。我这个年代里有人说我是个坏蛋，是个恶棍，听得我乐不可支。抱歉，我离题了。

于是狄更斯做了理所当然的决定，他把凯瑟琳待字闺中的妹妹乔吉娜升格为代理配偶，让她管理家务、照顾孩子、操办他的无数派对和晚宴，当然她也是厨子和众多男女仆役的士官长。

谣言不可避免地生起，对象却是乔吉娜而非爱伦·特南，因为此时的爱伦可说是从聚光灯下退居幕后。狄更斯找了个医生到塔维斯多克寓所，命他检查乔吉娜，并公布检查结果。那医生奉命行事，公开昭告天下：乔吉娜·贺加斯仍是完璧之身。

狄更斯认为，事情应该就此尘埃落定。

他的小女儿后来告诉我，或者至少在我的听力范围内说道：“我父亲像个狂人。这次事件暴露出他最丑陋也是最脆弱的一面。他一点儿都不在乎我们这些家人，再也找不到比我们更悲惨、更不快乐的家庭了。”

即使狄更斯注意到家人的不开心，或者他不但注意到了，也很关心，但是他始终没有表露出来。至少我看不出来，他那些近期结交的至交好友也都没能察觉。

事情果然如他所料，危机一定会过去，而他的读者绝不会遗弃他。读者就算听闻了他纷纷扰扰的家务事，显然也都原谅他了，毕竟他是英格兰幸福家庭的倡导者，更是全世界最伟大的作家，理应得到宽容。

我们这些文艺圈的同侪和朋友也都不计前嫌，唯一的例外是作家萨克雷，不过那又是另一段故事了。我得承认，其中有某些人(包括我)暗

地里默默地为狄更斯鼓掌，赞许他勇于挣脱与这么一个毫无魅力、有如船锚般迟钝缓慢的女人之间的婚姻关系。他们婚姻的破碎为那些生命暗淡无光的已婚男士带来一丝希望，也让我们这些单身汉私心窃喜，觉得有朝一日若是踏进那个有待探勘、号称男人不归路的婚姻国度，或许还有生还机会。

可是亲爱的读者，请你别忘记，我们谈的可不是别人。这个男人在不久之前，也就是认识爱伦·特南之前，曾经跟我穿梭于各戏院之间，探访我们所谓的“出色娇美的长春花”，也就是那些我们一致觉得赏心悦目、非常年轻貌美的女演员。当时他对我说：“威尔基，如果你想得出任何不同凡响的方式度过今晚，就放胆去实践吧。我不在乎你想做什么，只有今夜，什么规矩法度都让它随风而去！如果你的脑子能想出什么足堪比拟古罗马奢侈荒淫的感官享受，我都奉陪。”

如果他有这种兴致，我也奉陪。

我还没忘记1865年6月9日这个日子，这一连串不可置信的事件都从那一天铺展开来。

当时狄更斯放下手中《我们共同的朋友》的最后阶段创作，休假一星期。他对朋友们的解释是，他工作量太大，加上前一年冬天脚部“冻伤”始终没有痊愈，决定去巴黎散散心。我不知道爱伦·特南和她母亲有没有跟他一起去，但我确知她们跟他一起回来。

某位我缘悭一面也无意结识的女士素喜向《泰晤士报》提供恶毒的小道消息，她名叫克拉芮·皮特·拜恩太太。(据说她是查尔斯·沃特顿的友人，而这位沃特顿先生是个博物学家兼探险家，经常发表他勇闯天涯的探险经历，结果却在自己的住所渥尔敦庄园粗心摔跤一命呜呼，时间就在斯泰普尔赫斯特事故发生前十一天。有人说他的鬼魂变成一只大苍鹭，一直逗留在他的旧宅内。)这回这则毒舌八卦出现在狄更斯火车意

外后的几个月，内容是说6月9日当天有人目击狄更斯搭乘从法国布洛涅驶往英国福克斯通的渡轮：

跟他一起旅行的并不是他妻子，也不是他小姨子，他在甲板上依然趾高气扬，像个多么了不起的大人物似的。他的脸部表情和他的举手投足仿佛都在高傲地宣称：“看看我吧，别错过好机会。我就是那个伟大、独一无二的查尔斯·狄更斯，单凭这点，我就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

我听说拜恩太太的名气主要缘自几年前出版的一本书，书名叫作《法兰德斯居家风格》。个人浅见是，她那支尖酸刻薄的笔最好专心描写沙发床和壁纸，人类这个主题显然超出她狭隘的眼界。

狄更斯、爱伦和特南太太在福克斯通下船后，搭上两点三十八分的火车。当天的列车有七节头等车厢，他们搭乘其中一节。列车接近斯泰普尔赫斯特的时候，车厢里只剩他们三个人。

当天下午三点十一分，列车通过黑德科恩后继续全速前进，时速大约八十公里，前方不远处就是靠近斯泰普尔赫斯特的铁路高架桥。“高架桥”是官方铁路指南里对于那种结构的名称，只是，就支撑横跨在波尔特河上那些粗重横梁、纵横交叉的那些网状木头而言，“高架桥”这三个字未免稍嫌花哨。

工人正在桥上进行老旧横梁定期替换。事后的调查(我看过调查报告)显示，工头拿错火车时刻表，以为那班火车再过两小时才会抵达。看来不是只有我们这些乘客被英国火车时刻表里标示假日、周末与高峰时刻班车那些没完没了的星号和谜一般的括号搞得一头雾水。

铁路法规与英国法律规定，实施这类工程时必须指派一名司旗员在施工位置前方一公里处驻守——当时桥上有两截铁轨已经拆卸下来，放

在铁道旁——可是不知为何那个拿着红旗的司旗员的位置离那个缺口只有五百米。缓冲距离太短，以那班从福克斯通开往伦敦的特快列车的行驶速度，根本没有机会及时刹住。

列车上的司机员看见前方缓缓挥舞的红旗——我敢说那肯定是让人心头一凛的景象——又看见铁道上的缺口和前方桥面上的横梁，只能尽力而为了。亲爱的读者，或许到了你们的时代，所有的火车都有可供司机员操控的刹车。在我们的1865年却非如此。列车的每一节车厢必须独立刹车，而且必须听从司机员号令。当时司机员没命地吹哨子，下令各车厢的列车长启动刹车，可惜没多大作用。

根据调查报告，列车驶抵中断的铁轨时，时速还有五十公里。难以置信的是，火车头“跃”过那段长十二米的缺口，在河谷另一端脱离了轨道。七节头等车厢之中有六节脱钩向下俯冲，坠毁在底下的泥泞河床。

唯一幸存的头等车厢正是搭载狄更斯、他的情妇和他情妇的母亲那节。

连接在火车头后方的列车长车厢被甩到另一条轨道，把紧随在后的那节二等车厢拖了过去。接在那节二等车厢后面的正是狄更斯的车厢，它的部分车厢飞越河谷落在对岸，而其他六节头等车厢则是凌空飞坠，撞毁在底下。狄更斯的车厢摇摇欲坠地挂在高架桥上，只靠连接那节二等车厢的车钩支撑，整节车厢只剩最尾端还留在铁轨上。其他六节头等车厢尽数俯冲坠毁翻滚弯折，像一堆火柴棒或碎片，支离破碎地躺在底下的潮湿河床上。事后狄更斯描写这惊悚的一刻时，措辞总是小心谨慎，除了对少数密友，绝口不提他那两位同车旅客的姓名或身份。我很确定他只对我一个人和盘托出真相。

“突然间，”他在一份描述这起事故、更为流传的书信里写道，“我们脱离了轨道，像热气球吊篮似的撞击地面。那位年长的女士

(此处我们必须解读为“特南太太”)大喊一声:‘天哪!’跟她同行的那位年轻小姐(这位当然是爱伦·特南)惊声尖叫。

“我拉住她们俩……说道:‘我们没有能力自救,但至少我们可以冷静沉着。请不要大声叫喊!’

“那位年长女士立刻回答:‘谢谢你。相信我,我发誓会保持安静。’然后我们一起下滑到车厢角落,停在那里。”

那节车厢确实严重向左侧倾斜,所有行李和松动物品一股脑地滑向左下方。在狄更斯的余生里,他会不断受到惊吓,仿佛“所有的东西,我全身上下,都剧烈倾斜,而且往左下方坠落”。

狄更斯继续描述:

“我对那两位女士说:‘你们不必担心,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了,我们的危机肯定结束了。我来想办法从车窗出去,你们能不能暂时待着别动?’”

五十三岁的狄更斯虽然脚上还有“冻伤”(我长期为痛风所苦,多年来一直服用鸦片酊缓解疼痛,我很清楚痛风症状,我几乎可以确定狄更斯的“冻伤”就是痛风),身子骨却依然够柔软。他爬出车窗,惊险万分地从车厢台阶跳到桥上的铁道路基,看见了两个列车长像没头苍蝇似的来回奔跑。

狄更斯写道:“我伸手拦住其中一个,询问那人:‘你看着我!你停一下,仔细看看我,告诉我你认不认识我。’”

“狄更斯先生,我们当然认得您!”他说那个列车长马上回答。

“那么,这位兄弟。”狄更斯叫道,几乎有点儿欢天喜地(像克拉芮·

皮特·拜恩那种鼠目寸光的人就会补上一句：很得意在这种时刻还能被认出来)，“赶快把车厢钥匙给我，再派一个工人过来，我来救出这节车厢里的人。”

根据狄更斯写给朋友的信件，那位列车长把钥匙交给他，也找来工人在桥面与车厢之间铺上木板，狄更斯自己则爬回倾斜的车厢，去到尾端拿取他的高顶大礼帽和装有白兰地的随身瓶。

在此，我得打断对你我这位共同朋友的叙述，简单补充几句。我曾经以官方调查报告里提供的姓名为线索，找到那两名被狄更斯拦下、听他指示发挥救灾功能的列车长。那个叫作莱斯特·史密斯的列车长对那段经过的记忆跟狄更斯略有出入。

“当时我们正要去底下的河床救那些受伤或性命垂危的人，有个衣冠楚楚的家伙从头等车厢爬出来，朝我和帕迪·毕欧跑过来，眼神狂野脸色苍白，一直对我们叫嚷：‘老弟，你认识我吗？你们认识我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坦白说，我当时回答他：‘老兄，就算你是阿尔伯特亲王我也不在乎。别挡我的路。’平常我不会用这种口气跟绅士说话，但那不是平常时候。”

总之，狄更斯确实指挥几个工人帮忙把爱伦和特南太太救了出来，他也确实爬回车厢去拿随身酒瓶和高顶帽，也的确用他的大礼帽装了水，再爬下陡峭的边坡。所有目击证人一致声称狄更斯到达河床后立刻开始协助搜寻死伤乘客。

在斯泰普尔赫斯特事故后那五年余生里，狄更斯总是用“难以想象”形容他在河床上目击的景象，用“无法理解”形容他在现场听见的一切。而他可是外界公认继沃尔特·司各特爵士之后最富想象力的英国作

家，笔下的故事最起码都能做到清楚易读。

或许那些“难以想象”的事端就从他费力爬下陡峻边坡开始。当时他身边突然出现一个高高瘦瘦的男子，那人身上的厚重黑色斗篷似乎比较适合夜晚的歌剧院，而不适合出现在午后驶往伦敦的火车上。狄更斯和那人都用一只手拿着高顶帽，另一只手紧抓边坡保持平衡。事故发生后不久，狄更斯用他那“不再是我自己的”嗓音沙哑地低声告诉我，那个人瘦得形容枯槁，脸色苍白得吓人，那惨白秃顶的高额底下，那双深陷在阴影里的眼眸凝视着他，骷髅头般的脸庞两侧蹿出几绺渐渐花白的头发。狄更斯后来又说，那人的鼻子只剩半截(狄更斯的描述是：“不是正常的大鼻子，只是开挖在惨白脸上的两道黑色裂隙”)，间隔太宽的牙齿细小尖锐又不规则，长在比牙齿更灰白的牙龈上，整体看上去更让狄更斯觉得那张脸就是一个骷髅头。

狄更斯还注意到那人右手少了两根指头，或者该说有两根残缺的指头，是小指和紧邻的无名指。那人左手的中指也不见了。令狄更斯好奇的是，如果发生意外不得不动手术切除手指，通常会从关节部位下刀，那人的情况却不是如此，反而是从关节与关节之间的骨头开始截除。“像融化一半、末端变细的白色蜡烛。”事后他这么对我说。

狄更斯跟那个披着黑色斗篷的身影一起手脚并用缓缓爬下边坡，一路抓着灌木或石块寻求支撑。他开始觉得气氛有点儿尴尬。

“我是查尔斯·狄更斯。”他喘着气说。

“是……”那张惨白面孔答道，他话语里的嘶嘶声从齿缝滑出来，“我知道。”

这下子狄更斯更不知所措了。“先生尊姓大名？”他们一起滑下边坡的松动碎石子时他问道。

“祖德。”那人答，或者说狄更斯听见那人这么回答。那苍白形体的话声略显模糊，可能还夹杂着一点儿外国腔。“祖”这个字从他口中说出来倒像“惧”。

“你搭这班火车到伦敦去吗？”狄更斯问，此时他们已经来到陡坡底部。

“去莱姆豪斯……”那个披着斗篷的丑陋形体说道，“白教堂区、瑞特克里夫路口、琴酒巷、三狐街、肉贩街和商业路。还有铸币厂和其他巢穴。”

狄更斯听见这一大串古怪的地名猛然抬起头，因为那班车的终点站是伦敦市中心区的车站，不会开往东伦敦那些暗巷。“巢穴”是个俗称，指的是伦敦市内环境最恶劣的贫民窟。不过这时他们已经到了谷底，这个“祖德”二话不说转身走开，仿佛滑进了高架桥底下的阴影里，短短几秒内他的黑色斗篷就消失在那片黑暗里。

“你要明白，”狄更斯后来悄声告诉我，“我自始至终都不认为这个形迹诡异的幻影是死神前来召唤亡者，也没想过他是这场悲剧里其他受害者的化身。这些念头太陈腔滥调，即使那些水平远低于我的作品的小说都不会采用。可是威尔基，我必须承认，”他说，“当时我或许猜想这个祖德可能是从斯泰普尔赫斯特或附近村庄来的殡葬业者。”

祖德离开后，狄更斯把注意力转到惨烈的灾难现场。

躺在河床或河岸沼地上的列车车厢已经变形走样，除了以各种离奇角度零零散散冒出水面的铁制轮轴或车轮，现场俨然像是有许多栋木造平房被某场美国龙卷风吸向天空后，掉落下来摔成碎片，而后那些碎片仿佛又掉落一次，砸得七零八碎。

当时的狄更斯认为，经过如此剧烈的冲击与破坏，根本不可能有人

生还，但河谷里充满了伤员凄厉的叫声，因为生还者人数远多于罹难者。当时狄更斯觉得那根本不是人类的叫声。狄更斯曾经探访过人满为患的医院，比如瑞特克里夫路口(祖德刚刚提到这个地方)的儿童医院那种有许多贫病交加的患者孤独无依地死去的地方，里面的呻吟与哀号跟事故现场比较起来简直小巫见大巫。这里的尖叫声让人觉得仿佛有人打开了通往地狱的入口，那些受诅咒的灵魂最后一次被允许向凡间发出惨叫声。

狄更斯看着一个男人左摇右晃地朝他走来，双手摊开，仿佛等人给他一个热情拥抱。那人头骨上半部被撕扯开来，就好像我们准备早餐时事先用汤匙敲开水煮蛋。狄更斯清楚看见那人破裂头骨的凹陷处有灰色粉红色浆液在闪闪发亮。那人满脸鲜血，白眼球在鲜红的血流中向外瞪视。

狄更斯不知如何是好，只能把随身酒瓶递过去，让那人喝点白兰地。酒瓶送回来的时候瓶口沾了男人的鲜血。狄更斯扶那人躺在草地上，用他高顶帽里的水清洗男人的脸。“先生，你叫什么名字？”狄更斯问。

那人只说一声：“我走了。”就此断气。那对白眼球继续在眼窝那两摊鲜血里凝视天空。

一道阴影掠过他们上方，狄更斯猛地转身。后来他告诉我，当时他以为那是祖德，以为会看见那件黑色斗篷像渡鸦的翅膀般伸展开来。原来只是一朵乌云飘过太阳与河谷之间。

狄更斯又拿帽子到河边盛水，走回来时遇见一名妇人，灰白的脸庞流淌着一道道鲜血。妇人几乎衣不蔽体，身上的衣服只剩几片沾了血迹的零碎破布，像旧绷带似的草草挂在她伤痕累累的皮肉上。她的左侧乳房整个不见了。妇人不肯停下来接受狄更斯的照料，尽管他一再劝她坐

下来等候救援，她却似乎充耳不闻，快步从狄更斯身旁走过，消失在河岸上的几棵树木间。

狄更斯协助两名惊魂未定的列车长从一节扁平的车厢里救出另一名妇人被压碎的身躯，小心翼翼将她放在河岸上。有个男人在河流下游处涉水行走，高声叫喊着：“我的妻子！我的妻子！”狄更斯带那人去到尸体旁。那人失声尖叫，双臂高高举起，狂乱地奔向河边湿地，挥舞双手横冲直撞，撕心裂肺地吼叫。事后狄更斯形容那人的声音“像公猪的肺脏被几颗大口径子弹射穿时那种嘶嘶声和濒死的闷哼声”。而后那人晕厥过去，砰地摔倒在湿地里，也像被子弹击中，只是中枪部位是他的心而非肺脏。

狄更斯转身走向坠毁的车厢，看到一名妇人倚着树干站着。妇人脸上有少许血迹，可能是头皮撕裂伤所致，除此之外，她看上去似乎没有大碍。

“夫人，我去帮您取点水。”狄更斯说。

“先生，您实在太好心了。”妇人回答。她露出笑容，狄更斯倒抽一口气。妇人满口牙齿全掉光了。

狄更斯走到河边时回头看见一个人，他觉得那应该是祖德，因为那个暖和的6月天里应该没有人蠢到穿那么厚重的歌剧斗篷，那个人关切地低头探视那妇人。几秒后狄更斯带着帽子里的河水回来时，那黑衣男子已经消失，妇人也死了，嘴里露出血迹斑斑、残破不堪的牙床，像临死前的一抹讽刺笑容。

狄更斯重新回到坠毁的车厢旁，有个年轻男子在一节车厢的废铁堆中虚弱地呻吟。此时有更多救难人员滑下边坡，狄更斯跑过去找来几个身强力壮的列车长，帮忙把男子从那堆玻璃块、红丝绒碎布、沉重钢铁

和坍塌车厢的木地板里救出来。几名列车长咬紧牙关，合力抬起沉甸甸的窗框和已经变成倒塌天花板的残破地板时，狄更斯捏了捏男子的手，告诉他：“孩子，我保证让你平安脱困。”

“谢谢您。”受伤的年轻绅士喘着气说，他显然是头等车厢的乘客，“您太好心了。”

“你贵姓？”男子被抬向河岸时，狄更斯问。

“狄更森。”年轻人答道。

狄更斯确认狄更森少爷被抬到有更多救难人员抵达的铁道旁，这才转身回到灾难现场。他在一个个伤员之间奔走，帮忙抬人、轻声抚慰、供水解渴、安抚激励，偶尔用手边找得到的任何布块覆盖他们的裸露躯体，与此同时还逐一检视那些残破的躯体，确认其中没有需要救治的生还者。

有一些救难人员和列车乘客跟我们的作家一样专心致志，不过，狄更斯后来告诉我，大多数人只能怔忡地在一旁张望。在那个恐怖的午后，有两个人在列车残骸与伤员哀号声之间忙碌奔走，做了最多事，那就是狄更斯和那个自称祖德的怪人。只不过，那个披斗篷的身影似乎总是在听力所及的范围外，总是一转身就消失无踪，而且他在残破车厢之间移动时总像在滑行，不像走路。

狄更斯看见一个体格壮硕的妇人，那身洋装的土气布料和款式显示她是次等车厢的乘客。妇人俯身趴在沼地里，双臂在身体下方。狄更斯将她的身体翻过来，想知道她是不是还有呼吸。没想到那张泥泞脸庞上的双眼突然睁开来。

“我救了她！”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从他手中救回了她！”

片刻后，狄更斯才注意到胖妇人的粗壮双臂紧抱一个婴儿，小小的苍白脸庞紧紧靠在妇人不住抖动的胸脯上。那婴儿已经死了，如果不是在沼泽里溺毙，就是被妈妈的体重压得窒息而亡。

狄更斯听见嘶嘶响的叫唤声，转头看见祖德苍白的的身影在破桥底下的网状阴影中向他招手，于是朝他走去。途中他遇到一节坠毁翻覆的车厢，看见一只属于年轻女子的匀称裸臂从车窗残骸里伸出来。女子的手指动了动，仿佛要狄更斯靠过去。

狄更斯蹲下身子，用双手拉起那柔软的手指。“我来了，亲爱的。”他对着十五分钟前还是车窗的黑暗小缺口里那片漆黑说话。他捏捏女子的手，对方也回捏几下，仿佛在感谢他的解救。

狄更斯向前探看，可是那个狭窄破败的矩形洞穴里除了破碎的坐垫、幽暗形体与漆黑阴影，什么也看不见。那个洞太小，他连肩膀都挤不进去。车窗顶端的边框挤压严重，几乎贴近潮湿的地面，在河流汨汨的水声之中，他勉强只能听见女子急促恐慌的呼吸声。狄更斯没有多想，直接伸手抚摸女子裸露的臂膀，一路摸进垮掉的车厢里。那白皙的前臂上有极为柔细的淡红色寒毛，在午后的阳光里绽放出黄铜般的光泽。

“我看见列车长来了，可能也有医生。”狄更斯对小小洞口说道，继续轻捏女子的手臂和手掌。他并不知道朝他们走来的那个穿褐色西装提皮箱的绅士是不是医生，但他迫切希望他是。那四个列车长带着斧头和铁制撬棍跑在前面，那个穿着正式西装的男士气喘吁吁地跟在后头。

“这里！”狄更斯朝他们大喊。他又捏一下女子的手指，那根手指也回捏一下。女子的食指弯起又伸直，而后又弯起来扣住他两根食指，很像新生婴儿本能地、怯生生地抓父亲的手。女子没说话，可是狄更斯听见她在阴影里叹息，那声音几乎有点儿心满意足。他用双手握住她的

手，暗自祈祷她伤势不重。

“这里!拜托快点!”狄更斯大喊。那些人围过来。那个穿西装的胖男人自我介绍说他是医生，姓莫里斯。那四个列车长动手把窗框、断裂的木头和铁片往上方及侧边撬开，撑开那女子的临时避难所。狄更斯一直守在那扇压扁的车窗旁，也不肯放开那只手。

“小心!”狄更斯对列车长们大吼，“千万当心!别让任何东西掉下来，小心那边的铁条!”狄更斯把身子弯得更低些，对洞口里那片黑暗说话。他紧紧抓住她的手，低声说道：“亲爱的，我们快救你出来了，再坚持一分钟。勇敢点!”

女子的手最后一次回握。狄更斯几乎感受到其中的感激之情。

“先生，您得暂时退开一下。”莫里斯医生说，“等会儿这些孩子把这地方往上抬，我才能探头进去看看她伤势重不重，能不能移动她。只要一下子，这就对了。”

狄更斯拍拍那年轻小姐的手掌，手指百般不舍地放开她，也感觉得到她白皙修长、修剪整齐的手指给他分离前最后一次按压回应。他意识到自己与这个素不相识也未曾谋面的女子之间的亲密接触竟然激起了某种肉体上的愉悦感，连忙驱走那种极度真实却全然不恰当的感受。他说：“亲爱的，再过不久你就可以脱困出来。”之后才放开她的手。他四肢着地往后爬，挪出空间给救难人员，感觉到沼泽地的水汽沿着长裤的膝盖部位往上渗。

“起!”跪在狄更斯先前位置的医生一声令下，“孩子们，使劲顶上来!”

那四个体格魁梧的列车长果真把背部塞进狭窄窗框里。他们先用铁锹挖开洞口，再用背部顶住如今已经挤成一大堆沉重木板的坍塌地板。

那个黑暗的锥状缺口在他们身体底下扩大了些。阳光照亮里面的景象，他们气喘如牛地把那堆残骸顶在空中，然后其中一人倒抽一口气。

“噢，天哪！”有人大叫。

医生霍地往后一跃，仿佛碰触到通电的电线似的。狄更斯爬上前去准备助他一臂之力，这才望进被压垮的车厢里。

里面没有妇人，也没有少女，只有一条从肩膀部位被切断的手臂躺在残骸中那个小小圆形缺口，骨头的圆端在筛下来的午后阳光下显得无比净白。

所有人都在大吼。更多救援人力赶到，指令一再重复。列车长用斧头和铁锹挖开那堆残骸，一开始还谨慎小心，之后干脆使出蛮力，几乎是不顾一切地蓄意破坏。那年轻女子的身体根本不在里面。在这堆残骸里找不到任何完整尸首，只有不搭衬的衣物碎片、散落各处的肉块和裸露的骨骸。四周没有任何可能是她洋装的衣裳碎片，只有那条苍白手臂和末端那些没有血色、紧紧蜷曲，此时已经毫无动静的手指。

莫里斯医生不发一语地掉头走开，加入其他救难人员的行列，周旋在其他伤亡者身边。

狄更斯站起来，眨眨眼又舔舔嘴唇，伸手掏出他的白兰地酒瓶。那酒尝起来有铜腥味，他发现酒瓶空了，他尝到的是那些喝了他的酒的受难者留下的血迹。他到处寻找他的高顶帽，最后发现戴在自己头上，帽子里的河水浸湿他的头发，往下滴到衣领上。

更多救难人员和旁观者陆续抵达，狄更斯觉得自己再也帮不上什么忙，于是缓慢笨拙地爬上陡峭河岸，走到那些没有受损的空荡车厢所在的铁道路基。

爱伦和特南太太坐在阴影下的枕木堆上，端着茶杯平静地喝着别人为她们送来的开水。

狄更斯伸手想拉爱伦戴手套的手，却中途打住，开口问道：“亲爱的，你还好吗？”

爱伦笑了笑，眼眶里却噙着泪水。她摸摸自己左臂和肩膀底下左胸上方的区域。“这里可能有点儿瘀青，其他地方都没事。谢谢你，狄更斯先生。”

狄更斯有点儿心不在焉地点头。他的视线聚焦在别处。之后他转身走到断桥边缘，以心神涣散状态下仅存的灵活度跳上挂在空中那节头等车厢的台阶，爬进一扇破碎的车窗，轻松得有如走进玄关。之后他费劲地爬过那一排排座椅，车厢地板如今已经变成垂直壁面，那些座椅则成了墙壁上的横档。整节车厢惊险万分地高挂在河谷上空，只靠与铁道上的二等车厢之间的一根车钩支撑，像走廊上的破损时钟里的钟摆，轻轻摆荡着。

早先狄更斯已经把他的皮箱提出去，当时爱伦和特南太太都还在车厢里。那只皮箱装有他在法国撰写的《我们共同的朋友》第十六章的大部分手稿。可是现在他想起手稿的最后两章还在他的大衣里，他的大衣则是被折叠整齐地躺在他们原本的座位上方的行李架上。车厢不住摇晃又咿呀乱响，十米下的河流折射上来的跃动光线穿过破碎车窗照进来，他站上最后一排座椅的椅背上，伸手拿到大衣，掏出手稿确认所有纸页都还在。手稿完好无缺，只是稍稍弄脏。确认之后，他重新把手稿塞进大衣里，这才从颤颤巍巍的椅背上下来。

当时狄更斯碰巧低头，视线穿过车厢末端车门上的破玻璃直视下方，就在底下远处，就在车厢正下方，那个自称祖德的男人脑袋大幅度往后仰，显然盯着上方的狄更斯，似乎毫不在意头顶上那几吨摇摇欲坠

的木头与钢铁。在光线奇特的作用下，他似乎站在水面上，而不是在水里。他凹陷眼窝里的淡色双眼似乎没有眼皮。

祖德的双唇开启，嘴巴打开来动了一下，肥厚的舌头从那些尖细牙齿里面咻地吐出，发出嘶嘶声。可是动荡车厢的钢铁嘎吱嘎吱响，底下河谷的伤员惨叫声不绝于耳，狄更斯听不出任何明确字句。“无法理解，”狄更斯喃喃说道，“无法理解。”

头等车厢猛地一摇，又下陷了些，仿佛即将坠谷。狄更斯单手抓住行李架保持平衡。等车厢停止摇晃，他再次低头往下看，祖德已经不见了。狄更斯把那件装有手稿的大衣甩上肩膀，往上爬到阳光下。

第二章

狄更斯在斯泰普尔赫斯特发生事故时，我正巧出城去，所以一直到三天后我接到娶了狄更斯的长女凯特^[1]的弟弟查理来信，才得知狄更斯到鬼门关前走了一趟。我马上赶到盖德山庄。

各位生活在我死后遥不可及的未来的读者，我猜你一定记得莎士比亚剧本《亨利四世》里的盖德山庄。就算我们其他这些摇笔杆的都消失在历史迷雾里，你至少会记得莎士比亚这号人物，不是吗？盖德山庄正是福斯塔夫计划行抢的地点，这个诡计被哈尔亲王和一名友人打扮成匪徒反行抢而宣告失败。大胖子约翰爵士吓得落荒而逃，事后描述抢案经过时，把抢匪人数先是说成四个，又变八个，再来十六个，以此类推。距离狄更斯家不远处有一家福斯塔夫旅店，狄更斯当然喜欢自己的家跟莎士比亚有所关联，但他也爱在漫长的散步之后到旅店享用一杯麦芽酒。

搭乘马车赶往盖德山庄途中，我又想起狄更斯对盖德山庄另有一份特殊情感。那是十年前他买下这片产业之前更久的事了。盖德山庄位于查塔姆镇，毗邻大教堂所在的罗切斯特镇，距离伦敦市区大约四十公里。狄更斯在那里度过最愉快的童年，长大成人后还经常回去旧地重游，宛如不得安息的鬼魂在生前最后居所徘徊不去。狄更斯年幼时经常跟父亲一起散步，老狄更斯曾经指着那栋房子，对当时七八岁的狄更斯说出类似这样的话：“孩子，只要你认真奋斗，勤勉不懈，总有一天你也有机会拥有那样的大房子。”之后，1855年2月那孩子四十三岁生日那天，他又带几个朋友前往查塔姆怀旧忆往，无比震惊地发现童年时那栋不可企及的豪宅竟然在挂牌出售。

狄更斯很清楚盖德山庄并非什么深宅大院，虽说他买下来以后确实花了一笔小钱整修，更新内部设施、装潢、庭园造景，还加以扩建，但它充其量只能算是舒适的乡间住宅。事实上，他原先的住家塔维斯多克寓所豪华气派得多。起初他只打算把这栋他父亲梦想中的富裕住宅出租，后来又觉得不妨当作自己的乡间住处。直到跟凯瑟琳的婚姻不愉快地收场，干脆搬到盖德山庄定居。他先是把塔维斯多克寓所出租，最后索性卖掉。不过，他习惯在伦敦购置几处产业，偶尔小住几日(有时秘而不宣)，包括我们的杂志《一年四季》办公室楼上的住所。

狄更斯买下盖德山庄时，对他朋友威尔斯说：“我还是个古怪的小毛头的时候，这房子在我眼中是美轮美奂的豪宅(其实它真的不是)，当时我脑子里已经有了我那些小说的模糊雏形。”

我的马车离开格雷夫森德路，转进通往那栋三层红砖建筑的弯曲车道，我心想，当年那些模糊雏形如今已经具体呈现在数十万名读者眼前，而狄更斯也已经住进那些实体砖墙里，那是他那个不可救药的父亲心目中功成名就飞黄腾达的象征，而他自己家庭事业竟然两头失败。

有个女仆来应门，而后狄更斯的小姨子兼房子的现任女主人乔吉娜·贺加斯迎我入门。

“我们的天下无双先生还好吗？”“天下无双”是狄更斯最喜欢的绰号。

“吓坏了。柯林斯先生，他吓坏了。”乔吉娜把一根手指竖在嘴唇前，悄声说道。狄更斯的书房就在玄关右侧，此时房门紧闭。我经常来这里拜访或留宿，所以知道无论狄更斯是不是在里面工作，他的书房门永远关着。“火车事故让他心神不宁，当天晚上他留在伦敦的公寓，要威尔斯先生睡在他房门外。”她继续低声说，“他担心半夜起来叫不到人。”

我点点头。威廉·威尔斯最初应聘在狄更斯的杂志《家常话》担任助理，个性极度务实又毫无想象力，各方面都跟机灵善变的狄更斯相左，后来却变成狄更斯的知交密友，取代了像约翰·福斯特这类好朋友的地位。

“他今天没有工作，”乔吉娜低声说，“我去问问他要不要见客。”她战战兢兢地走向书房门。

“谁？”有个声音回应乔吉娜轻轻的敲门声。

我说“有个声音”，是因为那不是狄更斯的说话声。所有跟他认识很久的人都记得，狄更斯的嗓音低沉明快，却有点儿浊重，因此很多人误以为他咬字不清。他为了把话说清楚，又过度强调元音与子音的清晰度，于是，他那快速中带着谨慎的演说法，在那些不认识他的人耳中稍嫌浮夸。

这个声音完全不是那样。它是老头子有如芦苇秆般的尖细颤抖嗓音。

“是柯林斯先生。”乔吉娜对书房的橡木门板说道。

“叫他回房养病去。”里面那个老头子声音粗哑应道。

我听得猛眨眼。自从五年前我弟弟跟凯特·狄更斯结婚以来，确实经常消化不良或偶有不适，可是(当时我很确定)那都不是什么大问题，但狄更斯可不这么想。我弟弟查理是个插画家，偶尔帮狄更斯的小说画插图。狄更斯一开始就反对这桩婚事，他觉得他最心爱的凯特结这个婚只是为了气他，他也认定我弟弟不久于人世。根据我最近听到的可靠消息，狄更斯曾经在威尔斯面前批评我心爱的弟弟，说我弟弟健康欠佳，所以只是“毫无用处的废人”。就算事实如此(根本不可能)，说这种话也未免太冷漠无情。

“不，是威尔基先生。”乔吉娜隔着门板说道，还忧心地上头瞄了一眼，像是希望我没听见。

“哦，”那个老头子用颤抖的嗓音说，“你怎么不早说？”

门里传来东翻西找的窸窣声，然后是钥匙转动的咔嚓声。这也很不寻常，因为狄更斯有个怪癖，一离开书房就会上锁，但人在书房里时却从来不上锁。书房门被使劲拉开。

“亲爱的威尔基，亲爱的威尔基！”狄更斯用那种粗嘎的嗓音说道。他张开双臂，左手快速地紧抱一下我右肩，之后就去跟正在和我热情握手的右手会合。我发现他瞄了一眼垂在表链上的手表。“谢谢你，乔吉娜。”他心不在焉地补了一句，而后关上门，这回没再上锁。他带我走进漆黑的书房。

这是另一个怪现象。多年来我踏进他这个神圣殿堂无数次，白天里那扇凸形窗的窗帘永远敞开。此时却拉上了。房里唯一的光线来自房间正中央那张桌子上的台灯。他的书桌摆在由三扇窗子组成的小空间里，面对窗外，桌上没有灯具。只有少数几个人有幸亲眼目睹狄更斯在这间书房里创作的模样，可是这些人想必都注意到一个稍嫌矛盾的现象，那就是狄更斯写作时偶尔抬头，视线总是望出那扇面向花园和格雷夫森德路的窗子，却永远看不见眼前的景物，因为他写作时总是沉浸在自己的幻想天地里，对周遭的一切视而不见。除非他转头去看身旁的镜子，观察自己脸上模拟的各种怪相、笑脸、蹙眉、震惊或他笔下人物的各种滑稽表情。

狄更斯拉着我走进书房深处，挥手要我坐他书桌旁的椅子，自己也坐进他那张铺了椅垫的工作椅。除了拉上的窗帘，书房跟平时没有两样，所有摆设井然有序，几乎像得了强迫症似的。尽管他从来不允许仆人进来掸灰尘或清扫，里面却一尘不染。他的书桌桌面倾斜方便书写，

书写工具像一件件法宝似的细心摆放在桌面的平坦区域，永远不显凌乱，包括台历、墨水瓶、羽毛笔、铅笔和一块仿佛从来没使用过的橡皮擦、针插、两只蟾蜍决斗的青铜小雕像、整齐摆放的裁纸刀，上面有只小兔造型的镀金叶片。这些是他的幸运符，他称之为他的“配件”。他告诉过我，这些小东西“让我在写作空当有东西可观赏”。如今他在盖德山庄写作时，这些东西的重要程度丝毫不亚于他的羽毛笔。

书房绝大多数墙面都排满书籍，包括几个他为塔维斯多克寓所的书房打造、如今安装在门后的装饰书柜，那些假书上多半是狄更斯捏造的讽刺性书名。而那些嵌入式正牌书柜围绕整间书房，只被窗子和那座装饰了二十片代尔夫特瓷砖的美观大方的蓝白色壁炉打断。

在这个6月天午后，狄更斯衰老得惊人，发际线向后撤退、眼窝深陷，脸上的皱褶和纹路在我们背后桌上的煤气灯照耀下一览无遗。他的视线不停飘向他那只没有打开的怀表。

“亲爱的威尔基，你能来真是太好了。”狄更斯粗声说道。

“哪里的话，”我说，“我出城去了，否则我早就来看你了。我弟弟应该跟你说了。查尔斯，你的嗓音听起来有点儿紧绷。”

“奇怪吗？”狄更斯脸上闪过一抹微笑。

“是紧绷。”

他呵呵笑了。跟狄更斯谈话总少不了他的笑声。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爱笑的男人，他几乎可以在任何场合或情境里找到笑点，有时候在葬礼上搞得我们这些朋友很尴尬。

“我倒觉得用奇怪来形容更贴切。”狄更斯用那种老头子的刺耳嗓音说道，“我莫名其妙地从斯泰普尔赫斯特惨绝人寰的事故现场带了别人

的声音回来。我很希望那个人能把我的声音还给我，把他的拿回去……我发现自己一点儿都不喜欢这个衰老版的米考伯 [2] 的嗓音。听起来像是有人拿着砂纸同时摩擦声带和元音。”

“除此之外，你没受伤吧？”我上身前倾探进灯光里。

狄更斯挥手不答，注意力又回到手上的怀表：“亲爱的威尔基，昨天晚上我做了很离奇的梦。”

“是吗？”我深表同情。我猜他要告诉我有关斯泰普尔赫斯特故事的噩梦。

“感觉像是在读一本我自己未来写的小说。”他轻声说道，边说边转动手里的怀表，金色表壳在台灯光线下熠熠生辉，“这个梦感觉很不好……全是关于有个人把自己催眠，好让自己，或那个催眠暗示下的另一个自己，做出恐怖行为，做些见不得光的坏事。是那个人意识清醒的时候不会做的事，比如自私、贪婪或破坏行为。不知怎的，梦里的我想叫他贾斯珀。其中还牵涉另一个……怪物。”

“把自己催眠，”我喃喃说道，“这根本不可能，不是吗？亲爱的查尔斯，你接触催眠术比较久，也受过训练，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我也不清楚。我没听说过有谁做过，但这不代表不可能。”他抬起头，“威尔基，你被催眠过吗？”

“没有，”我轻声一笑，“是有几个人尝试过，但没成功。”我觉得没有必要强调狄更斯的催眠术指导老师、前大学学院附设医院教授约翰·艾略森发现催眠对我发挥不了作用。我的意志力太强了。

“我们来试试。”狄更斯说。他拉起表链，让末端的怀表开始像钟摆般晃动。

“查尔斯，”我呵呵笑，却不感兴趣，“这是为什么呢？我只是来听你谈火车事故，不是为了玩这种怀表游戏……”

“亲爱的威尔基，给个面子，”狄更斯柔声说，“你知道我成功催眠过几个人。我应该跟你说过我在欧洲大陆花了很长时间为德莱露夫人做催眠治疗，成效相当显著。”

我只能不置可否地咕哝一声。狄更斯跟他所有的朋友和熟人说过他对“可怜的”德莱露夫人所做的那一系列漫长又执著的疗程。有件事他虽然没有说出来，却是他朋友圈里人尽皆知的事实，那就是他跟那位明显精神错乱的女士之间那些不分昼夜的疗程让他太太凯瑟琳醋劲大发，以至于开口要求狄更斯终止。那恐怕是她婚后第一次提出这种要求。

“麻烦你盯着这块表。”狄更斯在昏暗的光线下一面甩动那个金色圆盘，一面说道。

“亲爱的查尔斯，没有用的。”

“威尔基，你现在很困……很想睡……眼睛几乎睁不开了。你很想睡觉，就像你刚刚服用了几滴鸦片酊一样。”

我几乎大声笑出来。我来盖德山庄之前服用了好几十滴鸦片酊，这是我每天早晨的例行公事，而且我早该拿出随身瓶再多喝几口了。

“你现在……非常……困倦……”狄更斯用低沉的嗓音说道。

有那么几秒的时间我努力配合他，纯粹是为了给这位天下无双先生一个面子，显然他想用这件事转移注意力，不让自己回想刚经历过的恐怖灾难。我集中精神凝视那只晃动的怀表，专心听狄更斯单调的说话声。事实上，密闭书房里沉闷暖和，灯光昏暗，加上那道金光来往摆动，最主要是当天早上我服用的高剂量鸦片酊，有那么极短暂的片刻确

实引我进入昏沉状态。

如果当时我允许自己入睡，也许真的会睡着，却不是进入那种狄更斯乐见的催眠状态。

相反地，我在那股昏沉征服我之前甩开它，唐突地说道：“很抱歉，查尔斯。这玩意儿就是奈何不了我，我的意志力太强大。”

狄更斯叹口气收起怀表。之后他走到窗边把窗帘拉开一道缝。强烈的阳光照得我们俩猛眨眼。“的确是，”狄更斯说，“真正的作家意志力太强，催眠对他们起不了作用。”

我笑了：“那么就让你那个贾斯珀做点别的行业，如果哪天你真的写出梦里那本书。”

狄更斯有气无力地笑了笑：“亲爱的威尔基，我会的。”他走回座位上。

“特南小姐和她母亲还好吗？”我问。

狄更斯没有掩饰不悦之色。即使跟我私下聊天，狄更斯谈到他生活最私人、最隐秘的那一面时，无论措辞如何客观，无论多么需要跟人聊起她，他始终会觉得不自在。“特南小姐的母亲没有大碍，只是年纪大了，受不起惊吓。”狄更斯粗嘎地说，“倒是特南小姐有些严重瘀伤，医生还说她颈部可能有轻微骨折或错位。她转头的时候会剧烈疼痛。”

“我很遗憾。”我说。

狄更斯没再多说。他轻声问道：“亲爱的威尔基，你想听听那场事故的经过和后续吗？”

“当然，亲爱的狄更斯，当然。”

“这起事故的所有细节我只对你一个人说，你明白吗？”

“那是我的荣幸，”我说，“你放心，我会把这些事带进坟墓。”

这回狄更斯真的笑了。露出一抹突如其来、信心满满、调皮捣蛋中带点孩子气的笑容，从他八年前为演出我的剧本《冰冻深渊》蓄留的大胡子里露出两排黄板牙。“你的坟墓或我的坟墓？”他问我。

有那么一秒我困惑又尴尬地眨巴着眼。“我们俩的，我保证。”我终于回答。

狄更斯点点头，开始用他沙哑的嗓音说出斯泰普尔赫斯特灾难事件始末。

“老天！”四十分钟后狄更斯总算说完，我轻呼一声。而后又一声，“老天！”

“是啊。”狄更斯说。

“那些人真可怜，”我的声音几乎跟狄更斯的一样紧绷，“那些人真可怜。”

“难以想象。”狄更斯又说一次。我从没听过他用这个词，可是他描述这次事件时至少说了十几次。“我有没有说到我们从一堆非常触目惊心的阴暗残骸里救出的那个可怜男士，他四脚朝天地卡在里面，眼睛、鼻子、耳朵跟嘴巴都在流血，我们心急如焚地搜寻他妻子。后来发现就在事故发生前几分钟他跟一个法国人换位子，因为那个法国人不喜欢紧闭的车窗。结果那个法国人死了，那位男士的妻子也死了。”

“老天！”我又惊呼一声。

狄更斯把手举到眼前，像在遮挡光线。等他抬起视线，眼神里有一

股我从来没在任何人身上看见过的强烈情感。亲爱的读者，在这篇真实故事里你将会慢慢发现，狄更斯的意志不容违抗。

“对于那个自称祖德的形体，你有什么看法？”狄更斯粗哑的话声相当轻柔，却也十分坚决。

“很不可思议。”我说。

“亲爱的威尔基，你的意思是你不相信他的存在，或者不相信我的描述吗？”

“不不不，”我连忙澄清，“查尔斯，我相信他的外貌和行为就跟你描述的一样……不管是还在人世的活人，或带着文学光环埋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那些大文豪，没有人比你更擅长观察人类的特征或癖性，可是这位祖德先生实在是……太不可思议。”

“一点儿也没错，”狄更斯说，“亲爱的威尔基，现在我们——你跟我——有责任把他找出来。”

“把他找出来？”我呆头呆脑地复诵，“我们为什么非得这么做？”

“祖德先生身上有个故事，一定得挖掘出来，”狄更斯悄声说，“原谅我用了涉及坟墓的词语。那个人，如果他真是人类，那个时间在火车上做什么？我问他上哪儿去的时候，他为什么说他要去找白教堂区和东区那些巢穴？他穿梭在那些死者和垂死伤员之间究竟有什么企图？”

我摸不着头脑。“查尔斯，他能有什么企图？”我问，“难道不是跟你一样，想帮助或安慰伤员，搜寻罹难者的尸体？”

狄更斯又笑了，但这次的笑容没有温暖，也没有孩子气。“亲爱的威尔基，这里面很有一些邪恶本质，毋庸置疑。我也跟你说了，我数度